

三才彙編卷六目錄

兵制考

兵制總論

郡國兵

郡國兵制論

教閱論

任將論

將畧論

將畧論二

陣法論

水師考

水戰論

火攻考

火攻論

馬政考

馬政論

弭盜考

弭盜論

刑罰考

刑罰論

驛傳論

三才彙編卷六目錄

終

三才彙編卷六

同學顧程美輝六增著

嘉善龔在升聞園纂輯

學人毛

表秦叔  
辰黼季

男龔銘益襄夏

正字

兵制

秦郡置材官

始皇既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鑄爲鐘鐻。講武之禮。罷爲角觝。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里門之左。皆戍而勝。廣起。

秦本下三十六

郡罷請或爲角觝

秦謫閭左

漢南北軍屯

尉尉主南軍為  
營城具

中尉主北軍為  
京城兵

二輔兵卒

謫徒七科

召募始於晁錯

無上將軍

宦官領兵始於  
漢靈

魏中領軍

羊祜統七軍

東晉調兵不過  
三萬

### 晉七軍中軍

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武帝更郎中令為光祿勳。掌宿衛。其屬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又置羽林。期門。宣帝以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武帝增八校。更中尉為執金吾。外又有城門校尉。三輔兵卒。調兵而衛。八校皆募兵而衛。皆為正兵。正兵之外。有謫徒。凡七科。文帝以晁錯言。募民徙塞下。東漢光武。南北軍如故。至明帝。置度遠營。南置象林兵。三輔置長安尉。雍尉。北置漁陽營。而趙魏中山置六百餘塲。扶風隴漢。三百餘塲。靈帝講武於平樂觀。稱無上將軍。置西園八校尉。統於蹇碩。魏亦依南北軍之制。武帝置武衛營。文帝置中營。以領軍統之。

初有二衛三部。司馬統於中領軍。武帝伐吳。分左右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領於驍騎。又前後左右四護軍。凡七軍。皆統於中軍將軍羊祜。南遷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過三萬。每

二州居江南之半

將帥自募部曲

府軍始於後周

凡二十四軍十二大將軍

隋為十二衛

始置折衝果毅

折衝府以總府

兵

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

議征討多取奴兵自晉南遷以揚州為京畿荆江為重鎮三州居江南之半宋分東揚州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營建康元嘉伐魏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齊時將帥多自募部曲屯建康以李安上表皆輪遣之

### 隋府兵十二衛

先是後周用蘇綽言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材力為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軍隙教練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開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一大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將軍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隋因其制增十二衛曰翊衛驍騎衛屯衛武衛禦衛侯衛各分左右將軍統之郎將副之外有驃騎車騎二府又別置折衝果毅

### 唐貞觀府兵

武德初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折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貞觀十年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各號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凡府兵

兵制

東宮六率領兵

兵部給番宿衛

張說請募士宿衛

長從改為曠騎

李林甫使魚書

封常清以白徒  
德宗復府兵

蕭悅段文昌銷  
兵致亂

外以監軍內授  
方策

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為下。有折衝果毅都尉，三百為團，五十為隊，十人為伙。左右衛皆領六十府外諸衛，領四十至五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各遠近給番。

### 開元曠騎

高宗後，天下久不用兵，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亡匿。至是盡耗，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卓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改曰曠騎，分隸十二衛為六番。天寶以後，法又變，廢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徒有兵額而已。兵皆市人，不能受甲，祿山反畔，封常清乃請召募東京，又以白徒致敗。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請發左藏染繒市牛，給種分賜緣邊軍卒，耕墾荒田，期滿將代，願留者卽為永業。從之。至穆宗，兩河略定，蕭悅段文昌欲銷兵，密詔天下軍鎮，每歲百人，限八人逃死，軍士相聚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亡卒皆集，諸道兵少，召募皆烏合。諸節度又有監軍，且受方略於禁中，宿將皆無功，因授史憲。

河失河朔

開元置節度使而安史亂

九節度勤王

方鎮強天子始息

殺大臣以謝方

鎮崔胤召兵兵

高祖置元從禁

軍

太宗北衙七營

龍武軍

北衙六軍射生

誠王庭湊等節鉞。由是再失河朔終不能復取。

## 方鎮節度

初戍兵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曰道。道有大將。曰大總管。更曰大都督。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曰節度使。開元諸鎮皆置節度。安史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諸鎮共起誅賊。號九節度。由是方鎮相望。功列王侯。兵強逐帥。帥強畔主。父子相襲。士卒推擁。天子因爲姑息。及其末。朱全忠李克用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據岐華。兵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崔胤召梁兵誅宦官。劫天子。而唐遂亡。諸鎮分裂。如吳浙荆湖等。積久始平。

## 天子禁軍

卽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北衙禁軍。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後留宿衛者三萬人。給渭北田。號元從禁軍。老則代以子弟。號父子軍。太宗擇善射者百騎。從田獵。置北衙七營。睿宗改萬騎。明皇以萬騎平韋氏。改爲龍武軍。用元功

手神策軍始於伯玉

實應功臣

朝恩以神策軍  
端禁中

李晟赴難為行  
營節度

竇文場典兵

邊兵遙隸神策

田令孜五十四  
都

殿後四軍  
韓建第十一王

劉季述以神策

幽帝

崔胤判六軍

三才彙編

卷六

三

子弟肅宗置左右神武曰北衙六軍置衙前射生手上元中。以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後伯玉將兵赴難。屯於陝。時神策故道陷沒。乃以伯玉所部號神策軍。代宗以射生手各寶應功臣。後避吐蕃。朝恩迎扈。悉號神策。天子幸其營。京師平。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德宗時。白志貞以市人補籍。涇卒之變。上遂出奔。都虞侯李晟以兵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還京。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後統以宦官竇文場等。邊兵衣糧不贍。皆請遙隸神策新軍。廩賜三倍。兵柄在中。人軍至十五萬。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自為觀軍容。昭宗以宗室典之。王行瑜韓建犯闕。禁軍俱潰。出幸莎城。詔諸王收拾散亡。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曰殿後四軍。明年。又敗幸華州。建請諸王皆歸十六宅。留兵三千。為控崔胤排馬官。隸飛龍坊。後十一王俱被害。及還京。復置神策。而中尉劉季述幽帝已。而召梁兵誅宦官。神策軍遂廢。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然亦存其名而已。

文面軍士

獲聊

刺軍始於梁

高平之戰大帥諸軍

募壯士為殿前班

宋兵四曰禁日廂日鄉日番

殿前侍衛二司總兵州兵壯勇送京師

龐籍汰冗兵刺善勇

### 後周世宗肅軍政

初起藩鎮川法嚴將校戰沒悉斬部兵曰拔隊斬遂多亡逸乃文面以記軍號又劉守光軍文面曰定霸都士人割文腕臂曰一心事主宋因之有刺軍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驕蹇遇敵不走則降帝自高平之戰知其弊乃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上軍羸者斥去又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選為殿前諸班其步騎諸軍各令將帥選閱由是士卒精強

### 宋禁兵廂兵

宋兵凡四禁兵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親近扈從者曰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自景德後兵不復試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宗鑿方鎮之弊詔選諸州壯勇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給役仁宗禁廂總一百二十五萬多冗食龐籍揀汰數萬人英宗韓琦刺陝西義勇十三萬神宗行保甲法元祐罷之

河北弓箭社  
太祖頒兵榜

南宋大將雄視  
游內

兵籍藏於樞密  
院

立親軍指揮使

蒙古軍  
探馬赤軍  
漢軍

七十二衛衛官  
四十八衛衛官  
五十二衛衛官

三才彙編

卷六

八年蘇軾上疏請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條約先是太祖起戎行收天下勁兵於京師置兵樣頒天下分班屯戍將帥之臣奉朝請贖暴之民隸冊籍咸平以後武備漸弛仁宗招刺西京將驕士惰神宗更保甲至大觀崇寧增額多而精銳少南渡收潰卒降盜兵不滿萬後諸大將各以精兵雄視海內多獷悍不循永寧以後募兵雖衆土宇日蹙矣其鄉兵番兵詳郡國中四者兵籍皆藏於樞密院

## 元世祖五衛

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有總管千戶之下置把總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方面有警置行樞密院萬戶金虎符千戶金符百戶銀符又有蒙古軍探馬赤軍爲諸部族平宋立漢軍

## 明五軍都督

初立大都督府後分爲五分領在京衛所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金吾等上十衛以衛宮禁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

志京七十二衛

六侯伯掛將軍

VII

千謙總督十團  
營三大營

正德集九邊家  
將曰威武營

嘉靖東西二官  
廳都督

明制設武臣權

由兵必由兵部

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永樂增七十二衛。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以公侯伯充總兵官。曰掛印將軍。天下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司五。土木之變。兵漸耗。用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曰團營。五軍教陣法。神機習火器。三千營兵械以謙總督。成化復增十二營。正德權奸用事。集九邊家將突騎數萬。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將。嘉靖散之。選三萬騎聽從。征號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收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協理侍郎。罷十二營爲三大營。曰五軍三千神機。隆慶欲令太監坐團營。輔臣止之。初制不欲武臣權重。管操無衙門印信。五府有印不預操。出征賜印。必三四人爲大爲副。隨時酌議。必因兵部題請。五府亦不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矣。



兵制

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國起徒役。皆前日之農也。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人。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民。皆敵愾仗節之士。有事則行陳。事已則田里。父死子繼。無招收之繁。而額不耗。自耕自給。無芻廩之費。而餉可足。變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變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變於魯之丘甲。而四倍於古焉。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略盡矣。漢之南北軍。居重馭輕。內外相制。兵法之善也。南軍衛官。而調之於郡國。北軍

護京而調之於三輔。猶古者井田之意。然八校設則募兵之始。期門羽林世爲之。則長從之始。此養兵之病也。江左之白徒。弱則易驕。河北之部聚。勇則易亂。若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備於唐。初每府以折衝領之。無事則散居田畝。農隙教練。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及府。叅驗發之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帥無握兵之重。士有農業之安。自劉仁軌守洮河。而兵始久戍。牛仙客納債帥而卒。鮮完家制之壞。壞以人也。開元之曠騎。兵不土著。長慶之逃亡。重失兩河。九節度之元勳。遂開十國之叛。龍武軍之忠勇。流爲神策之私。所謂唐兵三變。變而愈下。與宋初

分兵樣以選禁衛。置剩員以給老弱。其自下軍升上軍。上軍入班直。皆臨軒親閱。遣戍則引對便殿。給以裝錢。列朝嗣守其法。天下之勁兵在京師。緣邊之大帥爲使相。亦詳且善也。元昊反而召募多冗。保甲行而里閭滋擾。籍多於後。用乏於前。至南宋而禁軍單弱。大帥擁權。韓岳之外。跋扈不乏。此范同獻策於秦檜。改屯駐爲就糧。罷宣撫爲統制。張俊首納兵於朝。而岳飛旋得罪於後。高宗之一意講和。職是故也。元主中夏。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雖樞密近臣不能盡知。法亦密矣。明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成祖增七十二衛。分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於

內又練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於京壯國威禦外侮得居重馭輕之本自土木變而團營設團營分而我馬耗矣八璫擅而官廳立官廳置而將令煩矣總戎戮而協理更增矣權臣重而債帥在門矣索餉譁而邊城鼎沸矣兵籍存而戚貴受役矣中樞外鎮其機略豈能盡善焉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此古人之論然古之農賦卽今之抽丁古者役在一國今則戍在萬里兵農旣分兵受廩給以衛民民出賦稅以養兵不拘古制而潤澤於今是在調廢之得宜耳

# 郡國兵

## 漢都尉中尉

尉佐太守典兵  
止符發郡國兵

先武黎咀 六

其因戍邊  
魏置都督於州

去兵致亂

刺史兼兵民之  
任  
六朝皆重州鎮

郡有都尉。佐太守典兵。王國有中尉。侯國有相。其兵必有漢虎符而後發。初高祖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為兵。秋後講肄平地用輕車騎士。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隨宜設備。光武以幽冀兵定天下。立營於黎陽。謁者監之。號黎陽兵。罷郡國尉。無都試之法。天下兵皆還民。伍明帝募死囚戍邊。魏令州郡典兵。置都督。

## 晉太康去外兵

初封同姓大國兵五千。次三千。小千五百。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五十人。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天下遂亂。南渡後。有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刺史復兵民之任。而州鎮愈重。歷代不變。

## 唐十道府兵

分天下爲十道

諸州馬步指揮

武職不與政事

神銳忠勇

寨戶強人

弓箭社

齊兵有熟戶生

太行山八字軍

宗王鎮邊

蒙古漢軍分

州

三才彙編

卷六

太宗分天下爲十道置府三百七十五皆有  
名號自曠騎變而爲方鎮郡國之兵無制矣

### 宋鄉兵番兵

諸州置馬步都指揮使都虞候都監監押歲時簡練有牢  
城兵則設軍校其武職不與州縣政事鄉兵者土民應募  
團練防守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忠順陝西有保毅  
寨戶強人弓手麟州有義軍川陝有上下荆湖有弩手土  
丁廣南有捨手上下邕州有溪洞壯丁河北有弓箭社番  
兵者塞下內屬藩籬也西北羌人保寨號熟戶餘爲生戶  
有都軍軍主副軍主等官南渡有浙西土豪太行  
行八字軍義兵義士等號孝宗有兩淮山水寨

### 元各路萬戶府

世祖以宗王鎮邊河洛山東則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  
屯之江淮南海各以漢軍新附軍戍焉有萬戶府千戶所  
以鎮之後立義兵萬戶又有團練安撫勸農司招集義旅適以資亂云

郡縣皆立衛

軍政掌印  
軍政簽書  
見任管事  
署俸差操

邊有本兵客兵  
民壯始於景泰  
上兵選於成化  
鄉兵練於萬曆

# 明劉基軍衛法

洪武元年。基奏立軍衛。自京師達郡縣。皆立衛。衛五千六百人。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百戶所一百一十二人。領以指揮使都司十六省。外有大寧萬全遼東司事。曰軍政掌印。練兵屯田。曰軍政簽書。巡捕軍器。漕運京操。備禦諸雜務。並選充之。曰見任管事。否則曰帶俸差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還。則上印於朝。軍歸衛將歸第。邊軍三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他鎮爲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爲土兵。景泰令各處召募民壯。官司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始此。成化中。詔選陝西土兵。備禦延綏。萬曆中。詔練鄉兵。



## 郡國兵

按古者封圻之師。不以征討。小雅所以有祈父之刺也。蓋天下有事。則方伯聚諸侯之兵。王室有事。則諸侯從方伯之令。卽後世郡國之徵發也。漢初南北軍不出國門。而在外之材官騎士。每以羽檄虎符調征邊壘。元狩以後。七科謫發常兵。不足役及他衆。郡國之兵制壞矣。昭宣以降。募民免罪。三輔八校。以次從征。則南北軍俱出。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疆場之屯戍。必藉京旅之更番。至安帝入錢。桓帝減俸。官穢而兵弱。然外之羗旅。邊屯。更擅強兵。何武無謀。遂召董卓之禍。而義兵四起。郡牧爭

政天下自此鼎分矣。唐兵三變，方鎮卽爲郡國也。土兵之名，莫繁於宋。建國之威，莫弱於宋者，何與？虎旅不在多，勝筭不因衆。團以土著，未必能戰之。軍守以一隅，豈嫻步伐之約？故尺籍有兵，而對壘無兵。兵之所以弱也。歷代皆取兵於民，而明之軍伍內，則抽丁塲集，外則罪人謫補，皆子孫世役及其虧也。曰清曰勾，適滋其擾。弘治始練民壯，成化始選土兵，亦皆或行或止，無有定法。然國初衛所之設，不若是也。至郡國教練，雖風氣不同，要在操習之人。故曰：勇怯者性，強弱者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詐，越人澆，薄海岱之人壯，崆峒之人武。

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厚地之所生人之所受然也然勇怯在  
謀強弱在勢謀定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吳怯蜀  
懦而敗齊長勺陵晉黃池諸葛以巴蜀之衆威加魏將操習之  
人可不重與



教閱

按周禮春曰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錡鏡。夏曰芟舍。所辨者在號名。秋曰治兵。所辨者在旗物。冬曰大閱。則兼辨夫三者焉。三者師之不可缺一者也。專之欲其精。合之欲其熟。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則曰簡衆。此之謂與。漢承秦制。惟以十月幸都之南門。會五營兵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九月則都試。外都尉內丞相。合課殿最焉。武帝令天下媿五日。立秋斬牲以習戰也。東漢則曰驅劉。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亦曰乘之。若靈帝之平樂。則蓋勳所謂黷武矣。魏晉六朝。咸有大閱之儀。而宋文特置講

武堂唐則太宗習射於顯德殿高宗三驅於涇水之南明皇親  
擐戎服於驪山坐元振於纛下勞薛訥於軍門而開元禮遂備  
其儀協師貞弘武備亦古之遺也宋則太祖御講武殿而較藝  
太宗觀飛山兵而發機教射陞堦而發弓一石五斗耀技契丹  
而劍舞凌空百葦開國之規模壯矣咸平之東武村康定之便  
殿熙寧之內教法格建炎之密院格法其亦明於保定之策與  
明初定鼎金陵設大教場於都外小教場於國中永樂又有三  
大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有提督之管操有  
坐營之分哨後有內宦之監鎗太祖曰刀不素習必至血指舟

不素習必至傾業。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豈非  
詰張皇之明訓哉。

三才圖會

卷六

七

任將

按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謀定則機祥。占驗之術。不可撓。師行則山川險隘之形。不足阻。天子之詔。有所格。權貴之命。有所違。故能成功而策勳於廟堂也。昔陸贄言於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賢君選將。分之以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帝王之定難成業者。此也。其或疑於委任。昧於責成。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國家

之喪師長亂者此也。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必加之付託之誠，待以殊常之賞，假以便宜之權，固以親信之義，細故勿拘，執法勿撓，然後得展其略，定其籌，司命三軍，以輔翼乎天子。故曰：無主於後，乃能無敵於前也。稽之於古，漢高有駕馭之方，不若光武之將將更善於高帝，關輔之役，獨遣馮異，荊州之事，專任岑彭，恕祭遵之刺，姦恤賈復之妻子，和兩虎之私鬪，豈非恩義之深相結，而後得激發其忠勇者哉。唐太宗身在行間，與諸將有兄弟之歡，賢將如二李，則結之以信，才將如侯薛，諸人則御之以智，用能豪傑歸心，誅鋤群敵，坐致一統之盛。宋太祖之

優容郭進驛賜全斌任專恩厚比隆於古而江南之功不與使相又駕馭之善策所以全君臣之義也且古者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穀後世監軍之設蓋本諸此而喪師辱國古今同敗至唐之末造益復紛紜李德裕言敗軍三弊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將帥莫專進退三者宦官爲監以驍勇爲牙隊以怯弱爲前鋒勝則奪功却則先走夫李郭爲帥而總統無人則九節度之師皆潰此分任則敗專任則成自古爲然不可易也然任之不可不專擇之又不可不審古之擇將如

九徵以考之。五權三至以序之。不能殫述。已及乎識拔登拜。每  
不拘於一律。管仲射鈞。孟明三敗。穰苴起於寒微。吳起用於羈  
旅。韓信之懦怯。黔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諸葛不親戎  
服。杜預不便鞍馬。罪累則如李靖。降附則如李勣。拔於群居混  
處之中。登諸宿將貴倖之上。卒能定大功於竹帛。膺高爵於子  
孫。雖英豪之所自致。亦知人之明任使之專。有以激之也。

將略

按國之所重在將。韜鈴權術之文。稱述何可殫乎。亦援古之善。爲將者。比類以明之而已。夫料敵爲知。如孫臏之籌馬陵。淮陰之走趙壁。周瑜之進夏口。皆決勝於掌上。而黥布下計。策在薛公。曹操可追。斷之賈詡。亦幕內之良也。撫士爲仁。如挾纊吮疽。問生哭死。所以鼓其樂戰之心。李廣之飲餐。居後。馬燧之家財。行賞。吳玠之冤抑。自達。又所難也。晉文圍原。荀吳克鼓。所以明信。而諸葛遣更番之戍。以勝司馬彥。曾留徐州之卒。以亂龐勛。非其明驗與。大將之勇。異於戰將。戰將之以勇致死。輕若鴻毛。

大將之以勇衛生重若泰山也。嚴若細柳之開壁。光弼之入營。人負飲水之懼矣。段志玄之手勅不受。李晟之立斬大將。又可謂志行於上下矣。將之所重在賞罰。華元以羊羹敗。項羽以刑印亡。賞不在大小也。操懿之攻伐。賞士不吝萬金。而無勞者分毫不可與。所以奔走天下之智勇。與魏絳之戮僕。祭遵之刺姦。罰不分貴賤也。取笠之小而呂蒙無赦。鎮兵私回者二百之衆。而仁愿悉刑。大將之律。其可犯哉。聞之曰。帥有十過。慎無蹈焉。勇而輕死者可暴。此梁成輕進爲劉牢之所誅也。貪而好利可遣。慕容評之積賄如丘陵爲王猛所敗也。仁而不忍可勞。劉先

主之躋於長坂也。知而心怯可窘。袁紹之失計於襲許也。信而輕任人可誑。弦高之所以存晉也。廉潔而愛人可侮。吳起之所以去魏也。慢而心緩可襲。郭孝恪之斃於安西也。剛毅自用可誘。宋義之論武信君也。懦志多疑可惑。桓互之滅於崢嶸洲也。急而心速可久。亞父之平七國也。又聞之曰。受命爲將。付任未專。威信未著。則必有所假借以立威。然後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穰苴之請莊賈爲監是也。至任專威著。則又以權歸朝廷。而不敢擅。如衛青之不殺蘇建是也。將有自表異而勝者。韋叡植繖扇。麾幢於隄下。李晟錦衣繡帽而前行是也。有以自表異而

敗者何無忌獲澹之之空舫宇文泰追敖曹之旗蓋是也昭義  
步軍雄視山東抱真之練士有素也道玄深入而萬室擁兵淮  
陽之軍政不一也吳漢以褻瘡破蘇茂王猛以司隸勉鄧羗激  
則生勇也攻心爲上諸葛之定南人離其腹心則亡寇恂之殺  
皇甫文也劉道規之感服荊州郭元振之吊贈娑葛推誠之效  
也李愬解吳祐之縛而元濟禽用敵以攻敵也裴行儉糧車之  
詐以制突厥賀若敦覆土於米以愚侯瑱詭道以欺之也畫獅  
伏象以服林邑截竹煮豈以捷順昌權奇之法無窮也田單之  
神師吹青之壽朝鬼神可殺也仲卒可無如王黑之奔華州

狐楚之安河陽也。悍將可定。宗澤之處趙世隆。余玠之懾王夔也。裴度之安淮西。余朱榮處分葛榮之衆。撫降之宜也。張儉之戢朔代。馬燧之呼庭光。招慰之善也。牟祐荊州。結之以恩。子儀涇陽。制之以威也。善戰之道。又有數端。殪其首。則衆潰。蕭摩訶之射犀角。大力薛仁貴之三矢而降九姓也。擊其尾。則前蹶。柴紹奏琵琶以襲党項。尹繼倫潛兵以躡于越也。橫衝之而斷其。中。耿弇視鋒交而突。張步。宇文泰以鐵騎中絕沙苑之師也。夾攻之而斃於內。王霸閉營而救馬武。秦王北却之役。與屈突通表裏而走。世充也。勢合而勝者。吳漢劉尚之於廣都。兵分而擊。

者陳霸先敗侯景於白茅溝也。能而示之不能，則單于羸師以誘漢祖，用而示之不用，則李牧按兵以敗樓煩。遠而示之近，則陳船臨晉而渡夏陽，近而示之遠，則假途滅虢而亡虞國。赤眉委輜重以餌鄧洪，則曰利而誘之；李靖乘輕舟而破蕭銑，則曰亂而取之；進破樊城而多留備於公安，則曰實而備之；賊泊蔡洲而劉裕還軍石城，則曰強而避之；鄧羗挑姚襄之壘於三原，則曰怒而撓之；石勒之奉戴王浚，唐祖之復書李密，則曰卑而驕之；高頰之策取江南，太宗之生擒建德，則曰佚而勞之；賈詡之交馬移書而馬韓構隙，慕容廆之遣使送犒而三國相疑，則

曰親而離之若飽而饑之者晉文困諸葛誕而拔壽春安而動之者齊軍走大梁而退魏師也攻其無備呂蒙以稱疾而平南郡慕容垂以疑兵而拔黎陽也出其不意鄧艾由陰平而趨劍閣狄青以元夜而奪崑侖也若以少擊衆昆陽之破尋邑淝水之敗苻堅矣以多勝敵王翦之伐荆韓信之定燕趙矣以速取勝岑彭之攻公孫述劉曄之勸襲蜀矣以遲爲策充國之困先零江夏之討武周矣至諸葛之督戰更高於發縱指示之功羊杜之臨師無異於稱詩說禮之佐而李嗣業之脫衣障前白孝德之單騎取賊又偏禪之事矣大將之略不於是而可徵耶

三才圖會

卷六

九

將略

間 謀 伏  
攻 守 招

按將之智者莫善於用間。樂毅之復燕。廉頗之去趙。是曰反間。  
捐黃金於陳平。遣畔卒於西夏。是曰使間。韋孝寬以僞書疑段  
琛。以歌謠去斛律。是曰鄉間。顏聚之亡趙。郝普之去零陵。是曰  
內間。梁武借王天虎以定荆雍。世忠棄魏良臣以復大儀。是曰  
死間。种世衡使王嵩於元昊。而二將誅高仁厚。縱鬻麪於西川。  
而賊黨解。是曰生間。耿弇縱逃卒以克巨里。岳飛誑諜者以廢  
劉豫。是曰俘間。陸遜之去逢式。李矩之招趙固。是曰漏間。故曰  
莫智於用間。至察間之精。則絺疵之料。韓魏而智伯以不用。而

亡呂延失耿雅之計而死於乾歸。曹王臯識伊慎之忠而不愚於希烈。智而能斷則用間之術雖多。旣不墮其奸以致敗。更可因其巧以誘人。何用之不測與。智於用間。又莫神於用伏。伏有九。一曰山。二曰水。三曰土。四曰草。五曰林。六曰夜。七曰烟霧。八曰津渡。九曰僞善。伏者藏於九地之下。而善發伏者動於九天之上。故曰伏生於奇。奇生於機。機生於正。奇正發於無窮之原。古今名將未有不以伏而成功者也。然有用伏必有搜伏之法。莽戰突出。伏在草林。鳥鳴噪。伏在林。無風而竹葦自動。伏在山。無雨而灘磧自濕。伏在水溪澗。混濁伏必流。凹塢昏暗伏必僻。

野無起塵。伏必未定。未曉鷄鳴。伏必夜動。善搜者必炬木。緝竹。擊石。連弩。搜生而縱死。搜向而縱背。縱火於東。靜搜於西。發弩於左。靜搜其右。是爲搜伏之法。若夫堠堞之用。同於間伏也。堠吏不嚴。爲無耳目之兵。杜預設絳白之旗。而見敵有辨。馬成置烽火之燧。而事皆預知。充國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使。李愬之入蔡州。乘其侯吏之不知。故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覘敵之釁有二。一曰天釁。如淫雨久雪。暴風霧靈。水火災祥之類是也。一曰人釁。如移營渡水。分兵易將。絕糧失險之類是也。晉師僞施曳柴。而司馬得脫。升卿易衣入質。而強敵果信。曹操僞爲袁

氏之旗而焚其輜重于仲文僞建尉遲之幟而襲其守將詐以誘敵號幟金鼓皆有疑謀以愚之矣兵法曰善攻者不盡力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力以守敵衝盡力以攻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力以守則兵不得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有三道守有三道一曰正坦坦之路出入必由我所必攻彼所必守一曰奇大兵攻東銳兵攻西一曰伏險道浚谷潛師突出出於正道勝負未可知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出於伏道者十出而十勝矣且攻有宜急宜緩所當審也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利在急我強彼弱外無應

援力足以制者守之以待其斃則利在緩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然外有攻之機內必有策以應之攻堅之製金石水火每變而愈奇固守之方形勢器具迎機而輒應昔墨子守宋九拒公輸攻械盡而內守有餘也蓋守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弱小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多四曰畜貨積於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脉疏而池湟淺雖有高城宜棄不守亦有五全城隍修器械具糗糒多上下相親刑嚴賞重加大山之下廣谷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攻守之算固有相

乘而制勝者矣。若招軍取士，不拘於一門，兼收並畜，無遺於一節，則用畔納亡，昔人云：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也，以禦外敵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也，強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也，以盜賊攻寇，仇勝享其功，敗不足惜也，光武用下江銅馬，曹操用黃巾破紹，唐太宗起晉陽，亦多招徠，群盜然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讐其氣，使遵我之紀律，聽我之驅策，已嘗縱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已嘗鹵掠而欲窒其貪婪之志，易置將帥則懷疑，畀之部曲則易畔，恩過則驕，威勝則怨，是爲五難。惟善駕馭使之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劫掠，斯可爾。

陣法 附車戰

按古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其次則立部曲。度權謀。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有天地人三陣。以象三才。銳直曲方圓五陣。以法五行。故曰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八陣之法。不傳於天下。所傳者擢奇大數而已。自風后佐皇帝。破蚩尤。歷千餘載。至武王代商。太公始增損握奇之法。以四萬五千人。破紂七十餘萬。而增損之。文亦失其傳。又千餘載。漢武帝使公孫弘敷演其意。而霍光習之於長樂館。亦名存而實亡。惟漢末諸葛武侯。深得其妙。司馬嘖爲奇。

才○然○其○書○亦○不○傳○所○見○者○夔○州○石○陣○而○已○後○如○李○靖○之○六○花○以○  
爲○得○八○陣○之○法○而○變○方○爲○圓○變○九○軍○爲○七○軍○然○詭○其○說○以○對○太○  
宗○爲○不○過○旗○號○旛○名○之○異○識○者○嗤○之○或○又○曰○李○靖○之○書○乃○宋○阮○  
逸○所○假○豈○其○然○哉○後○世○所○傳○握○奇○經○有○范○蠡○樂○毅○韓○信○等○傳○註○  
公○孫○弘○又○有○小○註○馬○隆○有○贊○又○有○推○衍○孔○明○握○機○經○其○真○偽○皆○  
莫○可○辨○獨○孤○及○用○韜○鈴○之○客○記○其○遺○制○未○明○其○義○李○筌○太○白○陰○  
經○其○圖○多○舛○裴○緒○論○兵○背○謬○尤○甚○杜○佑○作○典○失○其○本○原○宋○神○宗○  
最○善○談○兵○置○爲○五○陣○法○得○五○行○之○要○然○亦○未○見○其○成○效○元○許○洞○  
虎○鈴○經○亦○襲○李○筌○之○誤○止○爲○營○法○不○可○兼○陣○法○故○曰○八○陣○之○妙○

諸葛得之。孫子孫子得之。太公太公得之。黃帝黃帝得之。伏羲伏羲得之。積卒之宿。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是與羲之易。禹之範。大撓之曆。同本聖人心法之推也。或者曰。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按圖索陣。以爲戰勝之本。不亦謬乎。夫馬隆以步卒三千。案八陣圖。轉戰千里。破樹機能數萬之衆。以復涼州。可謂陣法之不足準哉。蓋廢陣法而用真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八陣不傳得其意。以變通之。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六十四陣爲正軍。三十四陣爲遊軍。十六陣爲天衡。十二陣爲地軸。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李廣張左右翼爲圓陣外向者卽天陣之類也韓擒虎以方陣法授李靖卽地陣之類也單于數十萬騎出入守邊者風陣之類也崔乾祐潼關之戰十十五五散如列星嚴陳精兵列於其後及兵旣合偃旗若遁以誘其進乃發伏以乘之卽雲陣之類也清溝之戰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卽蛇陣也世忠大儀之戰先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金人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四面蹂躪人馬俱斃卽龍陣也垓下之戰韓信將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卽虎翼

陣宗城之戰。王重胤請杜重威分銳士擊安重榮左右翼。自率兵以衝其中軍。重榮却而官軍乘之。卽鳥翔陣也。之數人者。未能知八陣之法。而變通之宜。暗與古合。亦足以制勝。爲司命於三軍者。可不諳陣法之微乎。許洞曰。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數言得。結陣之要地。有險易。則度其形。敵有衆寡。則揣其勢。明伍法以生隊。法明隊法以生陣。法黃帝之法。八人爲伍。司馬之法。五人爲伍。今所用皆司馬法。數起於奇。而積之至七十五人。

爲一大隊。隊生陣。小陣生大陣。方圓奇正變化無窮。卽八陣之遺也。明之王驥督師麓川。以五人爲伍。積而成隊。聚而成營。之法訓練將士。後守南京。以此爲教閱。而垂爲定制。所謂不執陣形而求勝。亦不廢陣法而用兵。司命三軍。所當諳練者也。他若古之魚麗。荆尸。鵝鶴。宋太宗之萬全。真宗之常陣。吳璘之疊陣。明之四方平定陣。皆祖前人之制。而爲因時取勝之一道也。車戰之法。自古用之。漢衛青亦有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騎向敵。晉馬隆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唐馬燧作戰車於河東。宋李綱繪車圖而上進。至

魏勝造如意戰車弩車砲車然止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險隘未必能行明時亦有復請之者而卒不果職是故與

三才圖會

卷六

三

# 水師

## 漢韓說樓船

朱買臣請以水師於東越

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王蓋為焚敵舟之始

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可破滅也乃拜為會稽太守治樓船與韓說擊破東越時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越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 晉王濬伐吳

魏遺吳書欲治水軍會獵於吳吳周瑜與曹操遇於赤壁吳將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帷幕中江舉帆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瑜率輕銳繼之曹軍敗退

武帝伐吳詔濬造船於蜀方百二十餘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上得乘馬往來畫鷁首怪獸於船

王濬舟楫之盛  
自古未有

王濬惡率舟師  
且至渭橋

垣護之以百舸  
保全師

韋叡以高艦擊  
解上軍

三才圖會

卷六

三

### 宋護之走舸

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遂自成都發棹以木筏  
火炬去吳人鐵鎖鐵錐於江中徑造三山入金陵後東晉  
劉裕討關中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據艦  
大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外不見人泝渭而進驚以爲神

明帝龍驤將軍張興世以水軍據上流勝賊將劉胡元嘉  
中垣護之隨王玄謨攻滑臺以百舸爲前鋒玄謨旣敗魏  
復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歸路護之中流而下  
以柯斧斷之魏人皆不敢近歸師惟失一舸耳

### 梁韋叡火攻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於邵陽  
洲南岸爲橋柵跨淮通道梁命曹景宗韋叡救之令預裝  
高艦與魏橋等乘水競發擊其洲上軍又以小船  
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倏忽俱盡魏軍大敗  
吳越王伐吳以子元瓘爲水戰都指揮帥艦五百擊吳令  
載灰沙及荳與吳將彭彥章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元

燃元璫以揚灰  
撒豆勝吳

王彥章會飲更  
衣夜被德勝

中流交關一日  
百戰

李建及以木甕  
載火解圍

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進。吳回船與戰。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又使撒沙於已船，撒豆於吳船，豆爲血漬。吳人踐之皆仆。因縱火焚之，吳大敗。

### 後梁 彥章破敵

王彥章與梁主期，三日破敵。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未散，陽起更衣，引精兵潛趨德勝。朱守殷不爲備，燒斷其鎖，斧斬浮橋，破之。適三日，晉王急救楊劉，令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筏，東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輒於中流交關，一日百戰，互有勝負。彥章連巨艦大艘，橫亘河津。楊劉將陷，晉王大軍來援，乃退。又梁環攻晉德勝，以竹竿聯艤，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晉不得渡。晉王救之，李建及選敢死士，被鎧操斧，乘舟而進，斧其竹竿，又以木甕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載甲士鼓譟，攻之，乃解。

宋若水釣魚渡

江

浮梁濟師如履平地

韓世忠以鐵縵沉舟

聞人獻破海舟之策

岳飛八日破楊么中船

# 宋若水浮梁

南唐樊若水不第謀北歸釣魚采石江上夜載絲繩維兩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遂詣汴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從之造黃黑龍船以大艦載竹緮跨江為浮梁試於石牌口不差尺寸潘美帥師渡江如履平地後南宋韓世忠與兀朮相距黃天蕩忠以海艦泊金山以鐵縵貫大鈞授徒者每絕一縵曳一舟沉之兀朮乃募獻破海舟之策聞人王某教以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板以權漿有風不出風息出江縱火箭焚其蓬帆又一夕鑿大渠江口而去紹興五年洞庭楊么據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上貫巨石下作轆轤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腐木亂草浮之水上流礙其車輪乘筏以巨木撞其舟八日破之

# 元伯顏渡江

伯顏戰艦萬計攻陽邏堡不克謀於阿朮夜以鐵騎三千泛舟上流直搗其虛對青山磯而泊夜雪大作遙見南岸

阿朮雪夜破陽邏堡

宋 阿朮以火矢破

康茂才誘僞漢  
來攻設伏敗之  
神物助江中

宴滕王閣文臣  
賦詩

鄱陽之戰

以七舟焚其巨  
艦

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攀岸步鬪。夏貴敗走，遂破陽邏。追至鄂州，拔襄樊。次丁家洲，朮挺身登舟，手持旄，突入宋陣。張世傑、孫虎臣、萬艘駐焦山，聯以鐵鎖。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遣精兵巨艦，分兩翼夾射，火矢燒其帆檣，宋兵散敗。追至鬪山，自是宋不復能軍，而亡於厓山。

## 明郭興火攻

陳友諒殺徐壽輝，稱帝於采石舟中。陷太平，太祖令康茂才誘之來攻金陵，設伏敗之。大勝港，獲其混江龍，塞斷江等舟。友諒乘別舸脫去，追至慈湖，又焚其舟。明年，陷安慶。太祖御龍驤巨艦，發龍灣，有神物之助，長驅至小孤。友諒奔武昌，遂入江州。宴滕王閣，儒臣賦詩為樂。明年，友諒作大艦，上下三級，級置走柵，下設板房，為蔽置弩。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空國來攻洪都。太祖親督諸將救之，戰於湖口。令先發火器，次弓弩，舟相及，則短兵擊之。上舟膠淺，張定邊來逼，俞通海來援，得脫。遇春、永忠飛舸追定邊，連戰不勝。郭興進以火攻，乃命遇春等以七舟載荻葦火藥束。

太祖令白檣繞敵

劉基呼難星過而舟碎

六舟繞敵如龍

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草人若戰狀令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乘風縱火焚其舟  
烟焰漲天湖水十里盡赤焚死無筭友諒復率衆來戰太  
祖御舟白檣令諸舟皆白寇莫能測自辰至午不解劉基  
忽疾呼云難星過拉上入他舟前舟已礮碎友諒喜俄太  
祖麾舟更進敵驚退明日復戰永忠通海等六舟深入繞  
敵如龍翩然而出諸將勇氣百倍波濤晦冥友諒敗退鞋  
山劉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泊於左  
蠡友諒亦出瀦磯旬有五日不敢出食盡突奔斃於流矢  
定邊以其子理奔武昌明年攻武昌滅之卽吳王位

水師 附用水

按齊世家曰太公會舟楫於盟津則武王已有水師然用以濟河不用以水戰如春秋孟明濟而焚舟亦然也用以水戰惟吳楚揚越之間春秋吳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於江伍子胥進闔閭以船軍之教大翼小翼比於陸軍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鈎拒退則鈎之進則拒之爲水戰之始漢武伐南越習水戰於昆明乃製樓櫓戈矛爲樓船之盛至晉王濬造大舟木城閣道窮極壯麗而浮梁濟師變風濤爲平陸又古所未有明臣丘濬曰舟師可戰之處如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

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往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大艦，至渭橋是也。舟師可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扼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此韓擒虎所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此，魏太武由之以寇宋也。此言天下之大勢，然也。大都水戰莫盛於東南，或在江海，或在湖澤，巨艦輕舸，用有所宜。揚帆擊槳，各因其勢。然櫓船戰艦，形制之盛，不若輕疾。

之利。張威畜械。以大爲先。趨便立功。則以小爲用。伏襲掩境。計會進止。迴軍轉陳。則以遊艇爲先。至防海之舟。福船利於迎擊。沙船利於應援。温台。又用蒼山八槳。搖櫓駕槳。伏藏不露。而砲筒矢石。更可以傷敵。二者相資。然亦宜於大水之中。而不便於內河。內河三櫓四櫓。二跳以至六跳。吳中所習。駕者行走便利。而無自蔽之具。設遇敵陣。棄船下水而已。內河雖不利於樓船。要亦以平廣爲貴。而不專倚飛舸也。至方舟聯筏。所宜防者。火攻。蓋勝負之筭。不在兩舟之相撞。而在未遇之時。故火之用。最神。赤壁金山之役。皆以是爲勝負之本也。若夫用水之利。又在

舟師之外○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其道有四○一曰因○或敵絕中  
流而柵○我得上遊之勢○因風縱火○順流衝之○若敵在下流○士馬  
賴其水○我因而毒之是也○一曰逆○外設崇堤以爲障○引而絕路○  
堰以灌城是也○一曰賊潛以水工○審其地理○陰爲畝澮○導之他  
處○竭其所資是也○一曰絕○或以薪衣土○或以石實舟○沉之上流○  
而別爲長梁以泄之○或沙囊以壅遏○而決囊於半濟是也○又曰○  
沉城漂舍○百萬爲魚○汾灌平陽○濟灌安邑○河灌大梁○洧灌潁川○  
韓信決漕而擊龍○且曹操引沂泗而克呂布○宋祖灌太原而滅  
漢○然智伯以水攻而亡○則又所宜戒也○

# 火攻

## 龍城縱火

李陵絕火勢以自救

皇甫嵩夜焚車以破黃巾

許攸策焚烏巢積聚

陸遜破先主四十餘營

馬燧運火車

李光弼善礮石

李陵戰於龍城。循龍城故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敵人於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以自救。後東漢皇甫嵩討黃巾。賊圍長社。依然結營。夕有大風。嵩乃勒兵束炬。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火應之。賊走。廣宗嵩乃閉營。休士。伺其懈。夜赴之。焚車三萬餘輛。大破之。

袁曹相持。官渡許攸奔操。教以燒烏巢積聚。乃令束薪。銜枚夜間道。盡燔其糧。屯而紹敗。及與吳戰赤壁。復敗於火。又蜀先主進兵自巫峽至夷陵。立數十屯。陸遜以火攻破四十餘營。

## 唐火車焚柵

馬燧擊田悅。賊將楊朝光列二柵於臨洛南雙岡。以拒燧。自運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克臨洛。又李光弼善作礮。飛

巨石一發輒斃二十人

### 宋潘美火攻

美征江南。令李漢瓊以巨艦實葭葦。順風燒淮南水寨。拔之。又伐劉鋹。鋹兵十五萬。堅壁立柵。乃遣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縱火。逼其柵。鋹大敗。遂破廣州。

### 火箭火毬

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始上火箭。咸平五年。石晉始上火毬。爲火藥之所起。古之稱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飛之致遠。非近日之礮也。至統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元時西人亦思馬善造礮。攻襄陽。置於城隅。重一百五十觔。聲震天地。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呂文煥敗降。因呼襄陽砲。

馮義昇岳義方始上火箭石晉始上火毬

李漢瓊燒淮南水寨潘美火焚劉鋹柵

亦思馬善造襄陽砲

### 神機火鎗

火槍得之南交

上書以西洋大  
一在商之成

器上猛火油

火器最多於明

永樂中得之交人所製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  
遂立神機營以習之又有大將軍爲西洋人所製景泰中  
于謙用以衛京師又邊上用猛火油中人無不糜爛水不  
能滅又有火禽火獸火龍火弩噴鎗噴筒一窩蜂荔枝砲  
子母砲其製甚多不可勝述

三才圖會

卷六

三

# 火攻

按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焚其營柵。駭而潰之也。二曰火積。絕其芻糧。軍無以存也。三曰火輜器械衣裝財貨之在道也。四曰火庫軍在營壘已有止舍也。五曰火隊。焚其行伍。因亂擊之也。五者火攻之利也。自田單以奇計復齊。爲用火之始。後若虞詡之伏羗。班超之威鄯善。王濬以燒江覆吳。羊侃以火城拒侯景。以火致勝者。史不能殫述。武侯善用火而不諫先主之聯營。致以火攻。敗衄魏武。亦勝於袁。而折於吳。何慮敵之有所偏耶。抑用火之變。多莫能測與。昔隋高潁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

薄舍多竹茅所有積儲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俟修立則更燒之數年而財力俱盡自是陳人益弊是火攻宜獨防於東南也船艦相聯首尾繫屬或沿亘數里進退牽制則曰可燒而走此世忠之挫於江而明太祖亦用之以滅漢則火攻又宜備於舟師也若火藥之法始於宋太祖漢時張仲景方論中有硝之名未聞其用於兵也硫黃來自舶上唐以前海島諸國未通中夏也古之礮以飛石今仍有其製火攻之具蓋在宋以後然惟用之攻與守臨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自元迄明則用之於戰矣殺敵於百步者莫如弓矢火之毒更在數百步之外戈矛

止傷一人。火之毒可一發而什伯俱斃。矢石不能碎堅壁。火之毒可連發而城壘俱頽。用以攻用以守。有數十人而昇之者。其利在大也。用以戰用以劫。有兩手運之而飛聲不絕者。其利在小也。所謂銛鋒利鏃。力尚有窮。火燄之精。無堅不潰。火之遺毒亦烈矣哉。其製器之名。既多。煉藥之方。不一。納之有法。發之有準。臨機決策。是在握樞之智耳。



# 馬政

## 漢太僕掌馬

天子不能具純駟

景帝造苑馬

封君以下以次出馬

太僕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龍馬閑駒橐泉駒駝承華五監長丞漢初馬每匹至百金將相乘牛車天子不能具鈞駟文帝令民有車騎者復卒三人景帝造苑馬三十六所養三十萬匹武帝時衛霍出塞十萬匹而入塞不滿三萬匹乃令封君以下以次出馬又令民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匿馬有罪輪臺之悔始修復馬令宣帝嘗免民間馬口錢

## 唐張王領牧

飛龍廐在禁中

張萬歲牧馬七十餘萬

王毛仲牧馬四

置尚乘掌天子左右六閑為祥麟鳳苑二廐禁中又置飛龍廐張萬歲領群牧使馬至七十萬六千置八坊之田以給芻秣在岐邠涇寧間為馬四十八監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後又置群牧都使開元馬耗以告身市馬於邊至王毛

十三萬

互市始於唐

宋置佑馬司

王安石行戶馬保馬法

置馬市於渭州  
渭河

茶馬始於郭茂恂

設監寺以司馬政

歲收駝牧

三才圖會

卷六

馬

### 宋戶馬保馬

仲領內外閑始復有四十三萬其後窳厥欵塞設互市於朔方河東馬為最盛

太祖置飛龍二院領以二使後改為騏驎院太宗遣中使檢視牧地諸州牝馬凡萬五千真宗置佑馬司至神宗時王安石因曾孝寬言令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文彥博言其弊不從又令保甲養馬願者聽給以陝西所市馬在內者免體量草加給錢布在五路者免折變緣納錢行於開封及五路義勇哲宗詔以保馬分配諸軍國初又置買馬市於原渭州及熙河神宗時郭茂恂議專以茶市馬併茶馬為一司番馬始盛建炎又市於廣西南詔

### 明民牧官牧

御馬監掌十二閑又有南北太僕寺山西陝西遼東有行太僕寺苑馬寺初有民牧衛牧諸司職掌所稱廐牧是也永樂有種馬會典所稱孳牧是也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正統始解俵寄養京師

立馬頭貼戶

編戶養馬其害  
更甚於宋

立茶馬司五

開市遼東  
中鹽靈州  
納馬入監

正德專買俵，不問徵駒。馬戶賠累，隆慶始革去。然種馬不復而爲寄養，立馬頭貼戶。州縣派以月糧，後至驗烙不公。芻牧無地，官府需索，供應官馬多耗矣。其編戶養馬之法，科賦征役一無所免。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墾社之外，別立群頭群長，生必報數，死必責償。其害此，寒爲甚。國初草場內外皆有嚴禁，後俱爲權勢侵占。雖滿沓卒不可復，初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易番部之馬。永樂中開市遼東，正統中鹽靈州納馬入監贖罪。又令折糧進貢，皆以馬。



# 馬政

按國家用兵。未有不資乎馬者。故夏官謂之司馬。明乎制敵之要。其強在騎也。古者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馬四萬匹。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此牧之在民者也。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又有趨馬。巫馬。庾人。圉師。分治其事。牧師專掌牧地。此養於官者也。又曰天子十有二閑。凡馬特居四之一。馬祖先牧。四時有祭。其典甚重。而孳息之所以蕃也。秦以畜馬開嬴氏之緒。吳起曰。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

逐閑其進止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馬之爲政益重矣哉漢初復古制勸民養馬復卒三人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制在內郡然也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致馬數千羣是也武帝用兵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有以列侯匿馬而糴極典者有民匿馬而坐長安令者馬政遂隳焉唐之八坊四十八監莫盛於張王之牧蓋幽岐涇寧以至隴西金城平涼天水間腴田數千里水草蕃衍皆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其盛固宜也宋初之法曰畜於監牧散於編戶市於邊郡至後以官馬責之

民令其字養戶馬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文彥博極言其弊神宗不見用至哲宗乃罷之然而養馬之害明更甚於宋宋惟自願者聽明則論丁配戶宋散官馬於民明則責民自買宋令免其賦役明則糧草戶役徵輸如故民以一身而兩徭既爲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糧糗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飼馬之需種馬變而解俵解俵變而改折玄黃厯隤反日以耗迄明之亡終不能易也互市起於開元天寶茶馬起於元豐騰驤之用實以番部爲良與古今馬政漢牧於民而用於官唐牧於官而給於民至宋則始牧之官後畜之民又市之外地明

則內地散之於民。邊地牧之於官。川峽則市之於外。三者兼用。若今之牧事。猶之燕函粵鑄。夫人所能。又何容陳述耶。

# 弭盜

## 秦發戍致盜

勝廣以大雨失期反

二世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乃殺將尉令徒屬稱大楚至陳自立爲王郡縣爭殺長吏以應之

## 漢沈命法

武帝以酷吏致盜

沈命法行盜反不以聞

龔遂勞來

張敞致諸偷

尹賞籍惡少

廣漢捕空舍

虞詡三科

武帝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乃使范昆等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之得斬二千石以下一郡每殺萬餘人散亡仍聚黨乃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其後畏誅吏不以聞宣帝用龔遂治渤海便宜從事以勞來捕循解散其黨張敞爲京兆令盜長致諸偷以自贖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縱舍爲兕州刺史到部屏息尹賞治長安籍記惡少年一日捕之趙廣漢治京兆空舍坐謀捕吏已至韓延壽治潁川置正立長察報非常朱博治渤海擇豪傑爲吏竊發責捕東漢虞詡治朝歌三科募士貫罪詰賊李固作泰山以惡信招徠張綱

張綱單車降賊

交趾賈父

楊賜請簡別流民

呂強請解黨禁

李崇村樓擊殺

王簿稱知世郎

三才彙編

卷六

治廣陵單車詣壘以降張嬰賈琮治交趾  
蠲徭省賦誅渠散脅從百姓歌爲賈父

### 東漢黃巾之亂

靈帝時鉅鹿張角以妖術號太平道置三十六方煽亂天下內通封謂徐奉所在燔劫天下相應楊賜請簡別流民護還本鄉呂強請解黨錮之禁令盧植皇甫嵩朱雋討之數年治平又涼州盜北宮伯玉寇三輔崔烈請棄涼州傅燮爭之乃令嵩討之

### 隋煬帝諸寇

北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皆置鼓盜發之處令亂擊之旁村相接俄頃百里無不擒獲諸州效之

### 唐禍始桂林

高麗之役民相聚爲亂鄒平人王簿自稱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亂民群趨之而竇建德張金稱高士達俱起

張詠激亂

尾節稱天冊將

率

王仙芝黃巢以  
賊窟作亂

盜自相糾告

為盜累一村

被盜累一將

張詠酒激諸將

化賊為民

### 後周新鄭義營

懿宗時以南詔之亂募徐泗兵戍桂林六年不代觀察崔彥曾又嚴勅戍卒遂亂推龐勛為主北還剽掠攻陷州縣數十稱天冊將軍年餘始平未幾僖宗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而賦歛日急濮人王仙芝隋人黃巢以販鹽作亂橫行山東民之困於稅役者皆歸之巢陷東都稱齊帝李克用逐之而朱溫竟亡唐

### 宋再平蜀亂

竇儼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所告資產之半賞之親戚為首則赦其罪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及一村一戶被盜累及一將每發輒鳴鼓舉火丁壯雲集一境獨清請令他縣效之

太宗時青城王小波因官府博買擾民聚眾作亂後死李順繼之張詠知益州以諸將頓師乃以酒屬之曰此行直抵蕩平若老師曠日此地還為死所矣由是大捷詠復以恩信化之真宗時廣武劉玠益州王均復亂於蜀詠再出

南渡盜滿天下  
諸將多用之

劇賊李成爲宋  
患

韓劉首以白蓮  
倡亂

元末分據爲格  
安所誤

尚成招賊張楷  
血染衣襟甚多

龍形盜賊盜賊

### 元紅巾之亂

平之。仁宗時貝卒王則反。文彥博討之。徽宗時。建德方臘反。童貫討之。至南渡時。盜滿天下。而宗澤用楊進王善等。王淵招張遇。張浚招薛慶。劉光世招邵青。岳飛降張。用復平襄陽。逐李成。斬楊么。然劇賊李成終爲宋患。

元末京師內亂。韓山童劉福通以紅巾爲號。倡亂破潁汝等州。而張士誠起於高郵。方國珍起於海上。徐壽輝起於蕪黃。他如芝蔴李嗣先生之徒不下數十。而元不能平。皆招安之。天下益亂。張據吳。方據浙。陳據楚。明據蜀。閩海中州各爲分裂。明太祖次第平之。

### 明流寇始末

承樂時。山東盜唐賽兒以妖術作亂。衛青擊敗之。卒遁去。後浙盜葉宗留閩寇。寇鄧茂七。英宗面諭張楷與劉聚討之。賊求撫。陶成招諭之。楷以百口與誓。活者二萬餘人。郎陽素爲盜藪。路通四省。明初禁流民不得入。至劉千劬石和。

白圭平襄鄧

項忠主勦以息

亂氛

原傑設節陽守

府縣

密杲計禽蔡茂

再逼都城三過

金陵而不能滅

崇禎元年盜起

王嘉胤首亂延

安

劉懋清裁驛站

遊民爲盜

土寇逃兵相倚

吳姓楊鶴主撫

群盜視總督如

兒戲

尚亂於襄鄧。乃命白圭平之。李鬍子復亂。項忠平之。殺傷過當。梁璟劾奏。然亂氛遂熄焉。原傑經畧。鄖陽設府。縣以分治之。武宗時。太監張忠與大盜張茂結兄弟。竄杲計禽張茂。其黨劉六劉七脫去。遂與白英趙燧爲亂。寇豫寇齊。馬中錫單車諭之。不從。錫論死。再逼都城。命彭澤仇鉞討之。遂立太監監鎗名卒。不能滅。劉七三過金陵。濱京殘破。後至狼山。爲颶風所覆。齊彥名爲劉暉。所斬乃平。又徐鴻儒以白蓮教作亂。山東尋滅。至崇禎元年。盜起。始於王嘉胤。倡亂延安。王子順連逃兵亂。綏德其時。御史劉懋清。裁定驛站。河北遊民無食。相聚爲盜。而逃兵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逃兵爲羽翼。主招撫者。自吳姓之賈帑金。賑陝西。始楊鶴以撫爲事。群盜視總督如兒戲。撫者皆叛。鶴論。戊自是。剽掠幾半天下。雖有曹文詔左良玉賀人龍之將。陳奇瑜盧象昇孫傳庭李仙風等之督師。迄無成功。獻賊自楚入川。闖賊自秦入燕。而明遂亡。



弭盜

按周官士師八成。其聚黨以亂民。則曰爲邦朋。訛言以惑衆。則曰爲邦誣。構逆以稱亂。則曰爲邦賊。三者爲八成之大。而又有司鷹野廬。司寤修閭之屬。以察奸禁暴。其防民者亦密矣。教民以寬。所以成王道之蕩平。防民以密。所以示國威之嚴肅。塞民爲盜之原。而杜幾微。遏萌芽。以爲制治之本也。民之爲盜。必有致盜之由。大抵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姦民之乘間。如秦隋之苛役繁征。激之於上。兩漢之酷吏。唐之桂林。宋之西蜀。激之於下。若赤眉黃巾。以至元末之蘄黃吳漢。則乘間竊發。所

謂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衆。相與嘯聚而煽亂。積爲天下之禍。明之流寇。則又三者兼之。有饑民。則生土寇。有逃兵。則致豪強。有遊手。則行奸猾。而上之勦撫失宜。下之歸聚日衆。流毒天下。以至於亡。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夫椎埋劫掠之夫。攘臂一呼。而廟堂爲之震動。豈果有智勇之絕人哉。彼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法制不足相糜。敗則獸散。恩信不足相結。亦曰走險脫阱。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官軍之衆。在承平。則既非素練。在擾攘。則更欲養奸。方其初起。不能速戰。以折其氣。殲滅以絕其黨。及乎滋蔓。又不能慎重。以定其謀。堅決以

離其勢燎原決壅一債而不可救豈真盜賊之能耶治盜者不出三策曰勦所謂誅其巨魁也漢之朱儁不肯納降明之項忠不諱多殺撲滅無遺一以懲往一以戒來誠已亂之良筭耳曰撫所謂散其脅從也蔡人吾人以安淮北化賊爲民再撫益州古之以撫奏功者多矣國家根本又烏可殘民以自逞與若夫吳楚敗亡未招劇孟兩河再失爨在克融豪猾權謀存乎駕馭寇讐劫奪籠取無遺則富弼蘇軾嘗以之議於朝廷而宗澤朱彥更以之用於河北者也然策盜者莫善於秦觀之議其言曰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招降與窮治是矣患

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  
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姦惡之  
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  
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是誘氏爲亂也盜賊之首既  
伏其辜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往往窮支黨  
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  
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規免以求生是驅民爲亂也斯言非  
得治盜之本原者哉總之用法存乎人其人之因時度勢旣得  
勦撫之宜則執法以行經不妨越法以權其變獨用之而可治

兼用之而不可亂尚何患盜賊之充斥乎然盜賊之起必始於微固一長吏之事也故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盜必始於郡邑弭盜必先於守令龔張之治肇於前賈杜之恩繼於後李崇之村置鼓樓竇儼之新鄭義營崔安潛之庫錢告捕又爲臨警糾發之策矣簡徭寬賦民之亂心旣息詰奸察僞民之竊發自消所謂塞盜之原而杜幾微遏萌蘖者此也



# 刑罰

## 漢蕭何九章

人罰約法三章

具五刑

制耐罪

除收奴相坐律

除誹謗妖言罪

以緹榮上書除

肉刑

械笞罪

張湯趙禹之法

萬有餘條

腹誹法沉命法

路溫舒清緩刑

置廷尉平子定

國始爲之

齊於決事

西漢獄名

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除秦苛禁。然大辟尚有三族。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首。菹於市。其誹謗詈詛。先斷舌。謂之具五刑。後以三章不足禦奸。令何攜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又制耐罪。以上請之。疑者具奏。附所當比。以聞文帝。除收奴相坐律。除誹謗妖言之罪。十三年。以太倉令淳于女緹縈上書。除肉刑。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五百代斬。趾不及官刑。景帝又減笞至百。由是死刑既重。生刑又輕。民易犯之。武帝張湯趙禹。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意縱出。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奸吏因緣。所欲活。傳生議。欲陷予死。比天下。冤之後。又有腹誹法。沉命法。宣帝以路溫舒言。詔置廷尉。平四人。選于定國。黃霸爲之。季秋請讞。上幸宣室。齋居決事。刑獄爲平。西漢獄名。有中都官獄。廷尉詔獄。上林詔獄。郡邸掖庭。

三十一

刑罰

下

梁統請嚴刑世祖不報

明帝善刑理

赦楚王英獄天

大雨

陳寵請去醜刑

妖罪

陳忠定令

太后幸獄錄囚

而雨

黃門北寺獄

孔融諫復肉刑

定甲乙科

更定新律十篇

始置律博士

### 晉泰始律令

秘共工若盧詔都般都司火工等獄。又居室保官內官請室導官水司空暴室等名。東漢世祖詔省刑罰。梁統請嚴刑不報。群臣請增科禁不許。殊死罪以下減等。餘贖輪作。明帝死罪以下皆人。縑以贖。上善刑理。明法令。斷獄得情。常自幸洛陽獄。赦楚王英等千餘人。天大雨。肅宗以陳寵言。詔去鈔鑽慘酷之科。解妖罪之禁。除文致之請。五十餘事。著爲令和帝時。寵又請定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悉刪其餘。未及施行而免。子忠本其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除蠶室安帝太后幸洛陽寺。若盧獄錄囚徒。早卽雨。桓帝有黃門北寺獄。按黨錮諸人。魏用明帝律。初操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從之。後定甲乙科。犯鈔左右趾者。易以十械。文帝又議肉刑。會有軍事。乃寢。明帝更定法制。新律十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官令軍令合百八十餘篇。置律博士以習法。

晉武請律集信  
統請

武帝以魏律太密。命賈充等修律令。上親自臨講。裴楷執讀。合二千九百二十六篇。六十卷。四年大赦。頒行之。劉頌

宋令王植之註

律

累作贖科

王亮定律

七品以上減寺

搗登聞鼓申訴

蘇威牛弘定新

法

一錢棄市律

大業新律

唐約法十二條

武德新格

裴寂律令準於

開皇

太宗禁鞭背除

斷趾減大辟

### 隋五刑十惡

請復肉刑不許東晉草創不循法令高下任情明帝復族刑宋武令王植之集註張裴杜預舊律合為一書即泰始令也梁武依周漢作贖科天監令王亮定律十二篇令三十卷後禁網疎謀反亦泣而宥之

文帝令高頴等定五刑曰笞杖徒流死十惡之條八議之科多採齊制七品以上例減一等除慘酷刑具州省有枉搗登聞鼓請闕申訴因覽刑部斷獄至萬乃勅蘇威牛弘更定新律除千餘條定為五百凡十二卷置律博士弟子員死罪悉移大理上奏取裁然性情忌嚴廷殺人盜一錢棄市煬帝定大業新律然後亦不循

### 唐律令格式

高祖入關約法十二條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又令裴寂等更撰律令大畧準於開皇刑書四曰律令格式太宗禁鞭背死罪詔中書門下尚書平議之三品以上有罪朝堂候進止無忌元齡更定律令除斷趾減大辟入流九

無忌元徽定新格  
留司格散頒格

周來羅織經

械具古所未有

羅景門制獄

盧懷慎開元格

李林甫新格

宋璟後格

天下死罪止二

十四人

吉羅煨煉

許孟容刪開元

格後勅

開成詳定格

大中刑律統類

詳識法折杖法

太宗立三限

諸州十日具囚

備史巡行案獄

# 宋寶儀刑統

十餘條頒新格於天下。取三省列曹寺監諸衛記帳以為式。高宗時無忌又增損格勅曰留司格散頒格李敬元劉仁軌又加刊正武后大行誅殺告密蜂起周來之徒羅織無辜訊囚酷法械具古所未有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者必死惟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明皇命盧懷慎等著開元格李林甫著新格宋璟著後格蕭奘又增損之開元十八年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天寶初吉溫羅希奘與煨煉之獄肅宗克復受祿山官者六等定罪德宗時死罪先加重杖一頓貞元中除之憲宗命許孟容刪開元格後勅文宗時有太和格後勅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以刑律分類為門附以格勅為大中刑律統類

太祖定大辟詳識法折杖法儀上重定刑統三十卷削去令式宣勅一百九十增入制勅十五又有新編勅四卷太定立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易決者三日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禁繫日數以聞刑

百官讀律至京

試問

諸州乘傳士大

獄

以學士知審刑

院

仁宗刪定勅條

設律學教授

勅令格式凡四

治同文館獄

仁宗著風憲法

綱

英宗修大元通

制

元刑弛緩

李善長初爲令

劉惟謙宋濂定

大明律

## 元至元新格

部專加糾察。遣御史四十人分往諸道。案問刑獄。令百官須習讀律令格式。秋滿至京。當加試問。令刑部定置詳覆官。又置御史臺推勘官。諸州大獄。乘傳上之。置諸路提點刑獄司。置審刑院於禁中。以學士李昌齡知院事。詳議官六員。獄具上奏。必先由院。仁宗刪定勅條。先是咸平增至萬八千餘條。芟其繁密。頒之天下。神宗置律學。設教授。元豐置大理獄。編勅所上新脩勅式。始令勅令格式爲四。紹興治同文館獄。置看詳元祐訴理局。

初用金律。多傷嚴刻。世祖定新格。仁宗又以格例條畫。有關風紀者。類集成書。曰風憲宏綱。英宗復命儒臣損益之。曰大元通制。其大綱有三。曰詔制條格斷例。然元法失之弛緩。初作憲典凡二十二篇。

## 明大誥律例

初命善長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六年命劉謙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分十二卷。一準於唐三十年。又命劉惟謙續脩律

洪司引大誥減  
 等  
 三法司掌刑名  
 霜降會審於朝  
 堂  
 焚錦衣衛刑具  
 五年一恤刑熱  
 審  
 政平訟理二檐  
 覆審承天門  
 祖訓垂誠

條分三十卷各屬六部凡四百六十條又頒大誥三篇令  
 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三法司掌刑名五刑十惡八議墨  
 賊六獄具七秋決並三覆重囚霜降五府九卿科道會審  
 朝堂上請焚錦衣衛刑具先是重囚至京收繫衛獄下鎮  
 撫司推鞠非法凌虐乃命焚之中明鞠刑之禁又令凡五  
 年外有恤刑之臣內有熱審之令又置政平訟理二檐論  
 罪囚每會官覆審於承天門祖訓垂誠  
 止守大誥及律不得用黥刺刑劓之刑

刑罰

按伯夷禮官也。而折民惟刑是刑。以輔禮也。皋陶刑官也。而教民祇德是刑。以迪德也。天無肅烈。則歲功不成。國無典法。則習尚不一。蓋世非胥庭。而欲反結繩之舊。古人所以有膏梁藥石之喻也。肉刑起於虞。而除於文帝。三族始於秦。而濫於漢。高仲舒純儒。而啓淮南之獄。孝宣詳恤。而有韓蓋之誅。律祖開皇。而殿前決杖。鵲巢理院。而三子含冤。官莫繁於宋。而格勅屢更。令莫寬於元。而奸宄未戢。是古制或慘於今。而仁主常流於暴矣。急則甚於張弓。而狎且同於水溺矣。刑期無刑。又何道與。蓋令

行則民知所守。律定則吏不爲奸。上刑不濫。莫若正科條而詳讞。覆下奸不售。莫若嚴出入而擢清平。昔李悝有法經六篇。蕭何行之爲九。叔孫通倍之爲十八。至武帝乃有三百餘章。萬有餘事。禁網之密。一至此哉。獄室如林。酷吏踵接。漢法所以不古也。世祖懲前深刻。屢詔省刑。而明章相繼。亦比文景之刑措焉。然寒朗心悲於楚獄。藥松巧對於撞郎。亦爲賢主之瑕。若牢脩告變。常侍淫誅。忠直旣盡。漢祚亦隨之矣。自後劉劭衍漢律爲魏。賈充叅魏律爲晉。蘇威又本齊律爲隋。唐則無忌玄齡聚漢魏晉隋諸家而定爲十二篇。自名例至斷獄是也。書有四口律。

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所常行之事式者所常守之法也始出畫一而既則勅格屢更由是律鮮正條矣欲出則舉重以明輕欲入則舉輕以明重趙冬曦所云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真制律之本與垂拱竊命天下重足又古今未有之變然趙張王杜俱以身償周來索萬亦以族滅天道好還酷吏亦何足爲哉宋因唐制而隨時損益則有編勅一司外之爲路爲州縣又別有勅至神宗謂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勅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勅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

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効之之謂式。自後三省六曹。恒用例以破法。雖有刑法科律教授之設。而紛紜任意。迄於南遷。明太祖懲元之寬縱。而肅之以威。初有法外之刑。百官股慄於朝。吏胥蓬垢於下。懿文臨命之言。誠意陽春之對。似亦少恩矣。然祖訓之垂示。諄切於重刑。律例之審詳。奉行於畫一。大誥三編。比成周而加厚。法司五讞。軼唐宋之親臨。律正百世之典。例合一時之宜。立法之善。亦古所未有也。

驛傳

按周禮國有大故。卿大夫以旌節輔令。則達之。爲後世符驗之始。遺人掌委積。委人掌薪芻。爲後世廩給之始。野廬掌道路行。夫掌傳遞。環人掌送逆。爲後世置郵之始。所以柔遠人待賓客也。自漢立騎置。以飛報機務。立郵亭。以遞送文書。遂以兼偵探。達文引不專爲送迎之事。傳有四。曰置傳。馳傳。乘傳。軺傳。分馬足之上下。若今之驛騎然也。初以繒帛合符。曰傳。後易以木。若今之勘合然也。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宋初樞密給券。曰頭子。後設銀牌。不久罷之。仁宗令張方平編驛券則例。

凡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爲驛法之最善焉。明初有勘合分發。撫按等衙門。不過二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有火牌專爲飛報偵探。惟兵部與邊鎮得用之。後因駕司印發胥吏作奸盜賣。勘合輕給火牌。且明祖品官行李。皆有勛數。後不復遵。遂疲於應付。驛法之壞。耗及國儲已夫。計錢糧協濟之實。與驛馬之價。夫卒之需。諸差務之費。嘗不能相給。而前站之需。索甚至鎖驛官。毀驛器。旱驛則損其馬匹。水驛則賄及家人。此驛法之弊於外者也。且馬頭扛頭。多市棍包充。領價而臨時雇馬。差到雇人。勢豪因而漁利。庫胥或放驛債。此驛法之弊於內者也。

至驛官之養廉者儉而侵削者奢則體恤在上官分站有定界  
兩驛互爲奸弊或至桃李之相代則釐正在各郡志興除者其  
鑒於此乎

三才彙編卷六終